

民国学术文化名著

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

刘联珂 著

我自加入帮会追随洪门先进刘克斌、杨庆山诸大哥之后，已经三十年了。我的主旨是要尽我国民一分子责任，联络帮会同志，发扬洪门精神，为民族的前途而奋斗。

过去帮会的举动，好像很神秘的。原因是在专制政府统治仇视下，一切行动不得不格外严密，甚至语言文字都用一种特制的暗号，借以避免满人的侦查。

岳麓书社

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

刘联珂 著

岳麓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 / 刘联珂著. — 长沙: 岳麓书社, 2011.1
(民国学术文化名著丛书)

ISBN 978-7-80761-568-2

I. ①中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帮会—历史—中国—近代

IV. ①D693.7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54152 号

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

作 者: 刘联珂

责任编辑: 张卫国 边亚平

封面设计: 肖睿子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

电话: 0731—88885616 (邮购)

邮编: 410006

网址: www.yueluhistory.com

2011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640×960 1/16

印张: 12.5

印数: 1—6,000

ISBN 978-7-80761-568-2/G·992

定价: 19.00 元

承印: 长沙鸿发印务有限公司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

电话: 0731-88884129

整理说明

一、丛书着力于“学术”与“文化”两方面，所收著作或为学术上开新之作，或为文化上奠基之作。

二、丛书之收书范围，原则上起于民国建立，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。然某些著作之成形，可追溯至民元之前若干年，因其有重要地位，亦酌情收入。

三、文、史、哲之分，原系西洋通则，本就不太适用于中国学术，故丛书不按学科分类，而是根据整理进度，顺次出版。

四、丛书所收诸书，原版均为繁体竖排，在其流布过程中，亦有版本差异、文字错讹等现象，为方便读者，此次做如下整理工作：

1. 繁体字改为通行之简体，竖排改为横排（原书中一般“右表”、“左表”、“右文”、“左文”均改为“上表”、“下表”、“上文”、“下文”），但为充分尊重原著，原书中专名（人名、地名、书名等）及其译名皆一仍其旧，凡底本脱、衍、讹、倒之处，除个别讹错明显且影响文意阅读者稍作改动外，皆一仍其旧。

2. 凡排印误刻者，如日曰、己巳巳、戊戌戌之类，均径改，不出

校记。

3. 为方便当代读者阅读，标点符号按现代汉语使用规范作了处理。

4. 丛书中多本有作者原注，原书以夹注出之，此次整理皆排入正文，并以楷体小字以为区分。

5. 各书附“后记”一篇，说明著者爵里、版本流布、各界评论等情况，以期为读者提供阅读指南。

古人云：“校书如扫落叶，旋扫旋生。”吾人虽勉力为之，而乖漏难免，还祈方家教正。

我对于帮会史感想

我之加入洪门——就是人们所谓帮会的一种，远在三十五年前，那时有业师王金奎及娄长庆说我们整个的民族，都在满清政府的统治下过着牛马一般的生活，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副无形的枷锁终年摆脱不开；特别是我们名列帮会者，因为经常喊着“灭清复明”的口号，引起满庭的特殊的嫉恨，于是被呼为流氓匪类，被目为“大逆不道”，随时随地都有被捕杀头的可能，这是全中国甚至于全世界谁都看得很清的。

我明知道帮会是最危险的一环，为什么偏要加入？因为我志在革命，而帮会是无革命之名而有革命之实的！

人们所说的帮会，系指“清”“洪”“理”三教而言，夷考其实，最初只有“洪门”，“清”与“理”皆是由“洪”蜕化而出的，正所谓“红花（指洪）白藕（指理）青荷叶（指清），三教原来是一家”。

中国之有帮会，已经有三百年悠久的历史了。原因是明朝末年，正是流寇横行的时代，东一群西一股的，谁也分辨不清，就中起事最早人数最多的是李自成——就是李闯那一股；他们乘着特种的机缘，竟把北京攻破，逼得崇祯帝缢死煤山，尸居余气的文武臣工，抱定了“有奶是娘”的谬见，一个个俯首投降。那时统率大兵住扎山海关的吴三桂，本来也要降的，后因他的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掳去，他才改变宗旨，借清兵讨李自成，这就是吴梅村《圆圆曲》里说的，“痛哭六军皆缟素，冲冠一怒为红颜”！结果李自成虽然剿灭，可是我们汉族世代传留的领土

——中国，已经由吴三桂，双手献与满人了。

满族人占了我们的中国还不满足，还要演出“扬州十日”“嘉定屠城”那许多惨无人道的悲剧来。

因之整个的汉族，都恨满人入骨，特别是郑成功——就是我们洪门的武宗，洪英——就是洪门的始祖，王船山顾亭林张沧水傅青主黄梨洲诸先烈，他们认为亡国的大仇必须复报，而这异族称尊的专制政权，更有推翻的必要。

要想达成这种伟大的使命，无疑的先要集中群众的力量，得有相当的根据地，才能逐渐演进以底于成！于是决议，一方由郑成功率领所部的将士取台湾为根据地；一方由王顾张傅黄诸先烈苦心焦思创出这以“灭清复明”为主旨的革命组织来！首先在台湾立“金台山”，这山名系取金台招贤的意义，当时的龙头是郑成功。首先参加的也都是他手下的将士，后来全台民众差不多全体都参加了，这就是我们“洪门”“开山头”的来源。

由于清廷不断的仇视捕杀，致使“洪门”中人不容易得到充分活动的机会；于是变更策略，公推翁（岩）钱（坚）潘（清）三位去做间谍，另组“安清道友”——就是“清门”，帮助清军运粮，从表面上看它是辅佐清朝的，但其实却是“洪门”的化身。

“理教”的创立亦复如是！由“白莲教”，“天理教”，“八卦教”，演进到“义和团”，“红灯照”，以及现代的“理教”，同样是借着神道设教，戒除烟酒的名义，遮蔽革命的迹像；这从清末国父领导国民革命时，清洪理三教一致加入战线，努力革命，后来又又在总裁领导下从事“清党”“抗日”等工作。可以看得出来，我自入“洪门”后，因为借它遂行了革命志愿，并认识了很多的草莽英雄，我充分的感到满足与愉快，但也有一点使我不满，就是人们会盲目的效着满人的口吻，背地里称呼我们帮会为流氓！他忘记了帮会是革命的先锋队，为了争取民族的生存，曾流过很多的血牺牲过很多的头颅，始终没有受过任何报酬或代

价。尽义务不享权利，帮会对这一点的确是做到了。

我早想把帮会革命的史实写成专书，献给社会，使人们对于帮会都有相当的认识；但因职业关系，很少空闲的时间，因之屡作屡止而终于搁笔。

坊间原有一些关于帮会的书，但我买来一看，大多数“道听途说，不知所云”，自然也有一二种道着真实，可是它所知道的实在不够！这真使我感到非常的失望。

前年我在海外因与“洪门”诸兄弟“会哨”，护识刘联珂先生，畅谈之下，知道他是一个有学识，有思想，有志气，有胆量，勇于任事的忠实同志。他对于帮会的一切，知道的是太多了，我于健羨之余，便尽量的怂恿他著帮会史，而他也具有同心，于是摆脱一切，一心一意的从事写作，而我一向要做未能做到的帮会革命史，就在他的腕底很顺利很迅速的产生了。

至于本书所具的种种优点，读者自能细心的领会，我并没有多说的必要。

啊，天快亮了，我深切的感到需要片时的睡眠，再会罢，诸君！

一九四零年二月张子廉于韶关客次

范祖光先生题词

不事雠仇不畏难，布衣报国寸心丹，胡儿杀尽归来日，仍向清溪理钓竿。

才因征满挥戈罢，又借倭奴试宝刀，解甲归田犹故我，屠沽端的亦人豪。

洪门发扬民族精神歌 汪禹丞先生遗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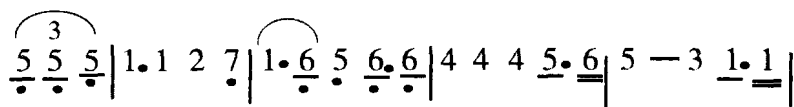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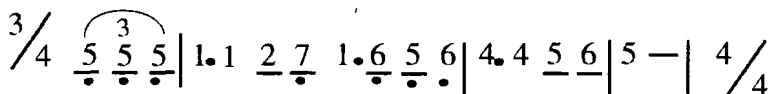
洪门会数百年来之历史，一部民族革命史也！先烈以英勇奋发屡蹶屡兴之精神，使奴我者之胆为寒，以创其彪炳之功业，其忠贞壮烈之气，直磅礴千古有不可磨灭者，洎乎满清季世，吾会同志，用追随中山先生，致力国民革命，而清社遂屋！此盖不可掩之事实，非以自伐也，丁兹吾民冯陵于异族，国难孔殷之际，吾同志正宜本信条，砺壮志，使团结力更加强固，以完成吾曹对民族国家伟大任务，庶使吾民族不为强邻所剪屠，而臻于寢昌寢明之域，区区此意，每拟编为词句，以期我同志歌之咏之，铸成深刻意识，而扬吾会之光，有志焉而未果也。此次南来，值门人钟宝琦于海外，素知其于音乐一道，曾久研钻，因编俚词，嘱谱新声，既成，得百零八言，共百零八拍，用付刳口，以献于海内外同志明达，倘进而教之，则幸甚矣。

F 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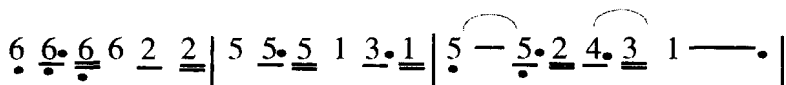
洪门发扬民族精神歌

汪禹丞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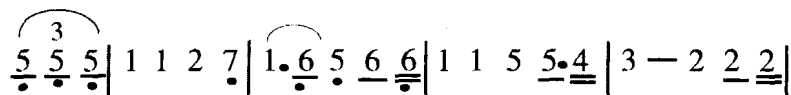
钟宝琦制曲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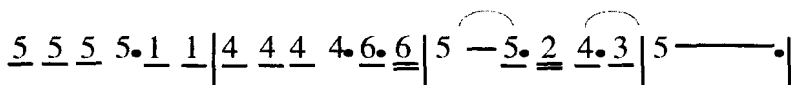
推动民族革命的洪流，创造了好几页光荣史先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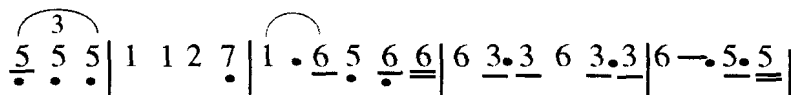
彪炳功勋应是我们继起勇向前 不终止！



爱护民权灌溉自由花 争取自由当先严律己力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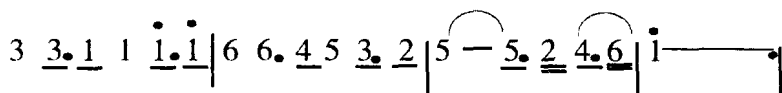


孝弟忠信深明礼义廉耻不自由 毋宁死！



我们大家要团结 精诚融合 千万个心成一体 发扬

rit



民族精神抱定坚决宗旨为国家 干到底！

自 言

我自加入帮会追随洪门先进刘克斌杨庆山诸大哥之后，已经三十年了，我的主旨是要尽我国民一分子责任，联络帮会同志，发扬洪门精神，为国族的前途而奋斗。

谁都知道帮会是有悠久光荣历史的，可是没有相当的机会把它露布出来，因为过去满清政府是把帮会当做仇敌的，干脆说，帮会也确是它的仇敌，因为帮会共同的目标就是要“反清复明”！

因之满族人对于帮会，不断的设法捕逮，处以极刑——杀头，三百年来，也不知流过多少热血，牺牲过多少头颅，可是帮会的分子愈杀愈多，帮会革命的悲剧愈演愈烈，由于国父的起而领导，卒将满清推翻，使全民得到真正的自由幸福。

过去帮会的举动，好像很神秘的，原因是在专制政府统治仇视下，一切行动不得不格外严密，甚至语言文字都用一种特制的暗号，借以避免满奴的侦查。

也正因为这样，帮会的组织才能日益健全，得到国父的青眼，促成最后的成功。

帮会做事，向来是埋头苦干，有功不居的，故在打倒满清后，一致的退回农工商贾的岗位，从事原来的职业，绝口不谈前事。

一九三一年，由于敌人的无故侵略，使五千万英勇的帮会同志，抚着过去亡国的创伤，不得不再度联合起来，在蒋委员长领导下，和敌人作殊死战。

我于民二十七武汉沦陷时流亡到了海外，因为没有机会到前方去流血，只好在海外流一点汗、做一点文字宣传，使海内外同胞们，了解帮会过去革命的真相，策励今后奋斗的精神，同时认清做亡国奴的痛苦，连说话都不自由，旁的还用说吗？这就是我写帮会史的动机。

亲爱的同胞们，你们同情我这样办吗？请你再接受我一个万分诚恳的忠告，你们要想免做敌人的牛马，保持自由的幸福，只有一条光明的大道，就是集中意志，集中力量，拥护领袖，努力抗建！

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二月刘联珂写于海外

恭录 国父自传

国父自传一文，远在二十年前，已散见于各地书报了，为什么到了现在我写这本帮会革命史还要把它恭录出来呢？因为国父与帮会有着相当的关系。在国父所领导的国民革命阵营中，帮会尽过最大的努力，同时帮会也因得到国父的领导，才能达成灭清复明底志愿，这些都从国父自传里可以看得出来，人们要读帮会革命史，也惟有先读国父自传，才能深切了解本书命名的由来，及帮会的立场与真价。二十九年春，联珂谨识。

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，始决倾覆清廷，创建民国之志，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，借医术为入之世媒，十年如一日。当予肄业于广州博济医学校也，于同学中物识有郑士良号弼臣者，其为人豪侠尚义，广交游，所结纳皆江湖之士，同学中无有类之者。予一见而奇之，稍与相习，则与之谈革命。士良一闻而悦服，并告以彼曾投入会党，如他日有事，彼可为我罗致会党，以听指挥云。予在广州学医甫一年，闻香港有英文医校开设，予以其学课较优，而地较自由，可以鼓吹革命，故投香港学校肄业。数年之间，每于学课余暇，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，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，大放厥辞，无所忌讳。时闻而附和者，在香港只陈少白，尤少纨，杨鹤龄三人，而上海归客，则陆皓东而已。若其他之交游，闻吾言者，不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之，则以为中风病狂相视也。予与

陈尤杨三人常住香港，昕夕往还，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，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，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，四人相依甚密，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，数年如一日，故港澳间之戚友交游，皆呼予等为“四大寇”，此为予革命言论之时代也。及予卒业之后，悬壶于澳门羊城两地以问世，而实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也。时郑士良则结纳会党，联络防营，门径既通，端倪略备。予乃与陆皓东游京津，以窥清廷之虚实，深入武汉，以观长江之形势、至甲午中东战起，以为时机可乘，乃赴檀岛美洲，创立兴中会，欲纠合海外华侨，以收臂助。不图风气未开、人心锢塞，在檀鼓吹数月，应者寥寥，仅得邓荫南与胞兄德彰二人，愿倾家相助，及其亲友数十人之赞同而已。时适清兵屡败，高丽既失，旅威继陷，京津亦岌岌可危，清廷之腐败尽露，人心愤激。上海同志宋跃如乃函促归国，美洲之行，因而中止。遂与邓荫南及三五同志返国，以策进行，欲袭取广州以为根据，遂开乾亨行于香港为干部，设农学会于羊城为机关。当时赞襄干部事务者，有邓荫南，杨衢云，□咏商，陈少白等，而助运筹于羊城机关者，则陆皓东，郑士良，并欧美技师及将校数人也。予则常往来广州香港之间，惨淡经营，已过半载，筹备甚周声势颇众，本可一击而生绝大之影响。乃以运械不慎，致海关搜获手枪六百余杆，事机乃泄，而吾党健将陆皓东殉焉，此为中国有史以来，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也。同时被株连而死者，则有丘四朱贵全二人，被捕者七十余人，而广东水师统带程奎光与焉，后竟病死狱中，其余之人，或囚或释，此乙未九月九日，为予第一次革命之失败也。败后三日，予尚在广州城内，十余日后，乃得由闲道脱险出至香港，随与郑士良，陈少白同渡日本。暂住横滨，时予以返国无期，乃断发改装，重游檀岛；而士良则归国收拾余众，布置一切，以谋卷土重来；少白则独留日本，以考察东邦国情。

予到檀岛后，复集合同志以推广兴中会，然已有旧同志以失败而灰心者，亦有新闻道而赴义者，惟卒以风气未开，进行迟滞，以久留檀

岛，无大可为，遂决计赴美，以联络彼地华侨，盖其众比檀岛多数倍也。美洲华侨之风气蔽塞，较檀岛尤甚，故予由太平洋东岸之三藩市登陆，横过美洲大陆，至大西洋西岸之纽约市，沿途所过多处，或留数日，或十数日，所至皆说以祖国危亡，清政腐败，非从民族根本改革，无以救亡，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责，然而劝者谆谆，听者终归藐藐，其欢迎革命主义者每埠不过数人或十余人而已，然美洲各地华侨，多立有洪门会馆。当予之在美洲鼓吹革命也。洪门之人，初亦不明吾旨，予乃反而叩之反清复明为何者，彼众多不能答也。后由在美之革命同志鼓吹数年，而洪门之众，乃始知彼等原为民族老革命党也。然当时之游美洲也，不过为初期之播种，实无大影响于革命前途也，然已大触清廷之忌矣。故于甫抵伦敦之时，即遭使馆之陷，几致不测，幸得吾师康德黎竭力营救，始能脱险，伦敦脱险后，则暂留欧洲，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，并结交其朝野贤豪，两年之中，所见所闻，殊多心得，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，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，是以欧洲志士，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。

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，乃采取民生主义，以与民族民权问题，同时解决，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。时欧洲尚无留学生，又鲜华侨，虽欲为革命之鼓吹，其道无由，然吾生平所志，以革命为唯一之天职，故不欲久处欧洲，旷废革命之时日，遂往日本，以其地与中国相近，消息易通，便于筹画也。旋遇清廷有排外之举，假拳党以自卫，有杀洋人，围使馆之事发生，因而八国联军之祸起矣，予以为时机不可失，乃命郑士良入惠州，招集同志以谋发动，而命史坚如入羊城，招集同志，以谋响应。筹备将竣，予乃与外国军官数人绕道至香港，希图从此潜入内地，亲率健儿，组织一有秩序之革命军以救危亡也。不期中途为奸人告密，船一抵香港，即被港政府监视，不得登岸，遂致原定计划不得施行。乃将惠州发动之责，委之郑士良，而命杨衢云、李纪堂、陈少白等在香港为之接济。士良得令，即日入内地，亲率已集合于三洲田之众，

出而攻扑新安，深圳之清兵，尽夺其械，随而转战于龙岗，淡水，永湖，梁化，白芒，花三多祝等处，所向皆捷，清兵无敢当其锋者，遂占领新安大鹏至惠州平海一带沿海之地，士良连战月余，弹药已尽，史坚如在广州屡谋响应，皆不得当，遂决意自行用炸药攻毁两广总督德寿之署而歼之，炸发不中，而史坚如被擒遇害，是为共和殉难之第二健将也。

庚子之役，为予第二次革命之失败也。经此失败而后，回顾中国之人心，已觉与前有别矣。当初次之失败也，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，大逆不道，咒诅谩骂之声，不绝于耳，吾人足迹所到，凡认识者，几视为毒蛇猛兽，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。惟庚子失败之后，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，而有识之士，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，恨其事之不成矣，前后相较，差若天渊。自惠州失败，以至同盟会成立之间，其受革命风潮所感兴起而图举义者，在粤则有李纪堂洪全福之事，在湘则有黄克强马福益之事，其事虽不成，人多壮之。海外华侨，渐受东京留学界及内地革命风潮之影响，故予此次漫游所到，凡有华侨之处，莫不表示欢迎，较之往昔，大不同矣。乙巳春间，予重至欧洲，则其地之留学生已多数赞成革命，盖彼辈皆新从内地或日本来欧，近一二年，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，已渐由言论而达至实行矣。予于是揭矩吾生平所怀抱之三民主义，五权宪法，以号召之，而组织革命团体焉，于是开第一会于比京，加盟者三十余人，开第二会于柏林，加盟者二十余人，开第三会于巴黎，加盟者亦十余人，开第四会于东京，加盟者数百人，中国十七省之人皆与焉，惟甘肃尚无留学生到日本，故阙之也。此为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始，因当时尚多讳言革命二字，故只以同盟会见称，后以此名著焉，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后，予之希望，则为之开一新纪元，盖前此虽身当百难之冲，为举世所非笑唾骂，一败再败，而犹冒险猛进者，仍未敢望革命排满事业能及吾身而成者也。其所以百折不回者，不过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，昭苏将尽之国魂，期有继我而起者成之耳。及乙巳之秋，集合全国之英俊，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，吾始信革命大

业，可及身而成矣。于是乃敢定立中华民国之名称，而公布于党员，使之各回本省，鼓吹革命主义，而传布中华民国之思想焉。不期年而加盟者已逾万人，支部则亦先后成立于各省，从此革命风潮，一日千里，其进步之速，有出人意表者矣（中经十次失败）。乃转谋武汉，总督一逃，而张彪亦走。清朝方面，已失其统驭之权，秩序大乱矣。然革命党方面，孙武以造炸药误伤未愈，刘公谦让未遑，上海人员又不能到，于是同盟会会员蔡济民张振武等，乃迫黎元洪出而担任湖北都督，然后秩序渐复。厥后黄克强等乃到，此时湘鄂之见已萌，而号令已不能统一矣。按武昌之成功，乃成于意外，其主因则在瑞澂一逃，倘瑞澂不逃，则张彪断不走，而彼之统驭必不失，秩序必不乱也。以当时武昌之新军，其赞成革命者之大部分，已由端方调往四川，其尚留武昌者，只炮兵及工程营之小部分耳。其他留武昌之新军，尚属毫无成见者也。乃此小部分以机关破坏而自危，决冒险以图功，成败在所不计，初不意一击于中也，此殆天心助汉而亡胡者欤。武昌既稍能久支，则所欲救武汉而促革命之成功者，不在武汉之一着，而在各省之响应也。吾党之士，皆能见及此，故不约而同，各自为战，不数月而十五省皆光复矣。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，厥为上海陈英士在此积极进行，故汉口一失，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，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，后汉阳一失，吾党又得南京以抵之，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，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，较他着尤多也。予离法国三十余日，始达上海，时南北和议已开，国体犹尚未定也。当予未到上海之前，中外各报，皆传布谓予带有巨款回国，以助革命军。予甫抵上海之日，同志之所望我者以此，中外各报馆访员之所问者亦以此，予答之曰：“予不名一钱也，所带回者，革命之精神耳。革命之目的不达，无和议之可言也。”于是各省代表乃开选举会于南京，选举予为临时总统。予于基督降生一千九百十二年正月一日就职，乃申令颁布，定国号为中华民国，改元阳历，以是年为中华民国元年。新是予三十年如一日之恢复中华，创立民国之志，于斯竟成。